

《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杂字》对音及校释*

周永军

[提要] 《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杂字》作为明清时期官方波斯语培训教材，采用汉字音标注波斯文音读，各版本在传抄中存在波斯文与音注汉字对音不合的现象。本文系统梳理了7个版本波斯文教材“波斯一汉”对音不合的语音现象，并对其对音不合的词条进行校释。对音不合主要由字母变体多样，字母形近、音近，以及研究者对其校释不足乃至误解等因素所致。

[关键词] 《回回馆译语》 《回回馆杂字》 对音 校释

一 引言

元代初期，为了加强与周边中亚、西亚、日本、越南和朝鲜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以及对国内“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的管理，元朝中央政府设置了“国子学”和“国子监”两所语言翻译培训机构，“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作为培养波斯语翻译人才的机构就是在此基础上设立的，并设“译史”。明代沿袭元代翻译机构职能，设“回回馆”并编纂《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杂字》作为研习“回回文（波斯文）”的教材^①，“回回馆”所编写的有《回回馆译语》（包括“杂字”和“来文”两部分），《回回馆杂字》和《增续杂字》仅有“杂字”无“来文”（本文仅限“杂字”部分）。《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杂字》《增续杂字》（以下统称“译语”）绝大部分用波斯语（有少量的阿拉伯语、蒙古语、回鹘语、乌尔都语、塔吉克语、达里语）编写而成的。国外学者石田干之助（1943:46）等将“华夷译语”分为甲、乙、丙、丁4种^②，国内学者冯蒸（1981:57），胡振华、黄润华（1983:59）依据编纂年代和编纂机构的不同，将“华夷译语”分为洪武本、永乐本、会同馆本和会同四译馆本4种不同版本，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陆上丝绸之路‘华夷译语’文献整理、语言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1BY03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明清民国珍稀时音韵书韵图整理集成与研究（19ZDA308）”、宁夏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NXYLXK2017A02）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谢忱。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① 《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杂字》《增续杂字》中“回回文”即波斯文，这一点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但究竟是何种波斯语，目前仍有分歧。“回回文”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其内涵也不同，唐宋及以前为阿拉伯文，元明清时期为波斯文。“译语”和史籍中记载的“回回、回回人、回回字、回回文”等术语的概念，与中国回族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内涵、概念与指称与今天中国回族没有密切关系。历史上的“回回”及相关术语是广义上的一种泛指，是具有一定文化属性的概念，主要是指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以波斯语、阿拉伯语为主要使用语言的元代“色目人”，还包括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和信仰基督教的阿速人等。因此，历史上“回回”及相关术语具有广泛的外延，它是一个包括了多个民族、多种宗教、多种语言、多种文化的群体概念，其以信仰伊斯兰教和操波斯语、阿拉伯语为主。

^② “甲种本”仅有蒙古语《华夷译语》一种，其他馆所编纂的“译语”均无甲种本。

其中洪武本为甲种本、永乐本为乙种本、会同馆本为丙种本，会同四译馆本为丁种本。“译语”作为“华夷译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类仍遵循国内外的分类原则。

本文依据《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经部》影印的清初同文堂抄本《回回馆译语》（简称“北图回译本”）与《回回馆杂字》（简称“北图回杂本”）、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所藏清初袁氏贞节堂抄本《回回馆杂字》（简称“袁氏本”），胡振华《回回馆译语》一书中影印的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东洋文库所藏“四夷馆本”之《回回馆译语》（简称“东洋文库本”）和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复印本阿波文库之《回回馆译语》（简称“阿波文库本”），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影印的巴黎国民图书馆手稿部之《回回馆杂字》（简称“巴黎本”），以及《回族典藏》影印的柏林本《增续杂字》，共7种版本，按照有无“波斯文”可将其可分为两个版本系统，即有波斯文原文的“四夷馆系统”和无波斯文原文的“会同馆系统”。“四夷馆系统”包括乙种本和丁种本，“会同馆系统”包括丙种本。从汉语史角度看，以“共时、历时”的研究视角将“译语”中的所有波斯词汇按“义同归一”的原则重新予以归并，即意义相同的、重复的、一词多义的波斯词汇合并为一条词汇，而将其音注汉字依不同版本予以列出，最终统计出“译语”共收不重复词汇1303条，其中“四夷馆系统”收的而“会同馆系统”未收的词有451个，“会同馆系统”收的而“四夷馆系统”未收的词有295个，“四夷馆系统”和“会同馆系统”共同收录的词有325个；柏林本《增续杂字》共收语汇233条，其中《增续杂字》和会同馆系统共收52条。在这1303条词汇中有大量的“波斯—汉”对音不合的现象。本文对这7个版本“译语”中对音不合的词条进行系统梳理后发现，造成“波斯—汉”对音不合的因素有：“译语”中的字母变体、字母形近音近以及研究者对其校释不足乃至误解等。

二 字母“ک (k)” 导致的对音不合

(1) 泥（四夷馆系统·身体门·80；会同馆系统·身体门·1067）^①，北图回杂本作 غل 、北图回译本作 غل 、巴黎本作 غل ，这3个版本波斯文均写作 گل ，东洋文库本作 گل ，即作 kil ；四夷馆系统各版本均对音“吉勒”，会同馆系统两版本对音“吉力”。

本田实信（1963:30）存疑，音注 $[\text{g}]\text{il}$ ^②。刘迎胜（2008:59-60）认为四夷馆系统的巴黎本将词首字母写作 گ （g），是错误的书写形式，并将此波斯文拟作 گ （ ηil ）^③，因而将词首字母 ک （g）误写作 گ （ η ）；进而在考察“译语”收录的波斯文 گوش （ gu:f ，汉译“耳”，对音“鍋石”）后，也认为巴黎本 گوش 的词首字母 گ 之上应有三个音点缺失（刘迎胜 2008:144）。若按照此说法，应写作 گ ，但从其书写的波斯文来看，并没有将词首字母写作 گ （ η ），而是写作 گ （ η ），即 گوش （ $\eta\text{u:f}$ ）^④。汉译“泥”在波斯文中写作“گل（ gil ）”，Steingass（1975:1093）

^① 括号中的内容依次为：版本系统（四夷馆系统、会同馆系统）·所属门类·词类序号，其中“词类序号”是本田实信在其《「回回馆译语」に就いて》一文中整理的词汇序号。下同。

^② 在本田实信的拉丁字母音注中，对于存疑的音均使用符号“[]”进行标注。下同。

^③ 字母“ ک （k）、 گ （g）、 ک （g）、 گ （ η ）、 گ （ η ）”形体相近，为避免阅读引起音读误解，现对字母形体作一说明： گ （g）是在字母 ک （k）上加“一撇”构成； ک （g）是在 ک （k）上加“三个点”构成，此字母是《回回馆译语》个别版本的书写形式； گ （ η ）与 گ （ η ）分别在 گ （g）加“两个点”和“三个点”构成。

^④ 国际学界普遍认为，对于受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影响深远的国家或地区，同时采用阿拉伯字母记录自己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创制的新字母都称为阿拉伯字母变体。本文遵从这一说法。

作گل (gil), 汉译“泥土”^①。刘迎胜(2008:59-60, 114)拟定的波斯文گل (gil)与 گوش (guš), 汉译分别为“泥”与“耳”, 将词首字母分别拟作گ (g)或گ (g); 不知为何在其著作中说的گ (在字母گ (g)上加“三个音点”构成)与自己书写گ (在字母گ (g)上加“两个音点”构成)不一样。究其原因,可能是其并不完全了解“译语”中的字母变体形式,而将两个音点的گ (g)和三个音点的گ (g)认为是“译语”字母变体گ (g)的书写形式,并认为“译语”原文中的字母گ (g)书写错误,这一观点可作进一步考证。四夷馆系统中还有很多的例证将字母گ (g)写作گ (g),或者“误写”为ک (k)(见例“程”“蓝”“救”“肉”)。

(2)程(四夷馆系统·增续杂字·地理门·795;会同馆系统·地理门·1049),四夷馆系统《增续杂字》作فرسنگ,即写作فرسنگ (farsak),对音“法兒桑革”^②;会同馆系统阿波文库本、袁氏本均对音“法兒桑革”。

本田实信(1963:25)存疑,音注 farsan[g]。从其注音看,本田实信并未识得此波斯语词,刘迎胜(2008:321)认为此波斯文应写作فرسنگ (farsan),并将波斯语词尾字母ک (k)误认为是گ (g),认为应写作فرسنگ (farsan),但“波斯—汉”对音不合。从对音来看,《增续杂字》中汉译“程”波斯文应写作فرسنگ (farsak),而不是فرسنگ (farsan)。无论是فرسنگ (farsan)还是فرسنگ (farsak),波斯文中均不存在这两个词。经我们仔细核对四夷馆系统诸版本“译语”,将字母گ (g)写作گ (g),或误写作ک (k)的情况在“译语”中很普遍,但没有一例写作گ (g)与گ (g)。汉译“程”在波斯文中写作“رسنگ (farsaq)”,Steingass(1975:918)作فرسنگ (farsan),汉译“距离”。

(3)藍(四夷馆系统·声色门·600;会同馆系统·声色门·1588),北图回杂本作زبارک,北图回译本作زبارک,巴黎本作زبارک,东洋文库本作زبارک。四夷馆系统各版本均对音“咎噶里”,会同馆系统均对音“藏嘎力”。

本田实信(1963:201)存疑,音注 zan[g]jāri。四夷馆系统各版本均将词中字母گ (g)误写作ک (k),其中北图回杂本、北图回译本波斯文误写作زنگاری (zankari),字母گ (g)误写作ک (k);巴黎本、东洋文库本写作زنگاری (rankari),两版本词首字母ز (z)与第二个字母ن (n)少一点,分别写作ر (r)与ن (n),又东洋文库本将词中元音ا (a)误写为长元音ي (i)。汉译“蓝”在波斯文中写作“زنگاری”,Steingass(1975:626)作زنگاری (zankari),汉译“蓝色”。

(4)救(四夷馆系统·人事门·271),北图回译本作دستگیرک,东洋文库本作دستگیرک,巴黎本作دستگیرک,此3个版本波斯文写作دستگیری (dastkiri),北图回杂本作دستگیری,即写作دستگیری (dastqiri);巴黎本、东洋文库本、北图回译本对音“得思忒几里”^③,北图回杂本对音“得思忒几里”。

^① 波斯文词典 The Combined New Persian-English and English-Persian Dictionary、A Comprehensive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为早期新波斯语时期(651-1231年)的词典,即从萨珊王朝结束(651年)到花刺子模被灭(1231年)期间的新波斯语,是反映早期新波斯语词汇、语音的波斯文词典。引用这两部词典,可以规范“译语”波斯词语的书写形式和其当时的音读,以便校释波斯文与“波斯—汉”对音,并为本文波斯文考释提供可靠佐证。

^② “译语”波斯文、汉译汉字和对音汉字”原貌,波斯文字形和汉字文字形均与原文保持一致,故未对波斯文字进行技术处理,汉字未采用简体字。下同。

^③ 各版本将“己”写作“已”。

本田实信(1963:109)存疑,音注 dast[g]iri。四夷馆系统各版本波斯文书写均有差异:巴黎本、东洋文库本、北图回译本均将词中字母گ(g)误写作ک(k),即دستنگیری(dastkiri);北图回杂本写作دستیگیری(dastgiri);词中字母گ(g)写作گ(g)。دستیگیری是一个合成词,据刘迎胜(2008:132-133)考察,其由گیر(gir“抓住”)和دست(dast“手”)以及名词后缀ی构成。汉译“救”在波斯文中写作“زنگاری”,Steingass(1975:524)作دستیگیری(dast-giri);汉译“救”。

(5)肉(四夷馆系统·身体门·328、544;会同馆系统·身体门·1523),北图回译本作گوشت、北图回杂本作گوشتس、巴黎本作گوشت,此3个版本波斯文均写作گوشت(gu:ft),东洋文库本作گوشتس,即写作گوشت(ku:ft),诸本均对音“鍋石忒”。

本田实信(1963:167)存疑,音注 [g]u:ft。北图回译本、北图回杂本和巴黎本将词中字母گ(g)写作گ(g),东洋文库本将词中字母گ(g)误写作ک(k)。汉译“肉”在波斯文中写作“گوشت”,Steingass(1975:1104)作گوشت(ku:ft),汉译“肉”。

例(1)至例(5)中,四夷馆系统各版本“译语”将波斯词语中的字母“گ(g)”或写作“گ(g)”,或误写为ک(k),这样的现象在四夷馆系统诸版本中还有88例(详见表1)。四夷馆系统的5个版本“译语”将字母“گ(g)”写作گ(g)或误写为ک(k)的共有93例,刘迎胜(2008:59-60、114)认为四夷馆系统各版本گ(g)均是错误的写法,且应写作گ(η)或گ(η)^①。据我们考查,各版本均没有1例将字母گ(g)写作گ(η)或گ(η),而只有写作“گ(g)”或误写为“ک(k)”。

表1 字母变体“گ(g)”的变体在四夷馆诸本中的书写方式统计(合计93例)

书写变化	东洋文库本 (73)		巴黎本 (73)		北图回译本 (73)		北图回杂本 (73)		《增续杂 字》(20)		备注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گ(g)→گ(g)	1	1.4%	32	43.8%	25	34.7%	46	62.5%	0	0	本文重新校释统计的结果
گ(g)→ک(k)	72	98.6%	41	56.2%	48	65.3%	27	37.5%	20	100%	
گ(g)→گ(g) (书写未变)	0		0		0		0		0		
گ(g)→گ(η)	73	100%	73	100%	73	100%	73	100%	20	100%	前贤统计结果
گ(g)→گ(η)	73	100%	73	100%	73	100%	73	100%	20	100%	

表1显示,字母变体گ(g)在各版本出现的数量不同:北图回杂本最多(62.5%),其次为巴黎本(43.8%)、北图回译本(34.7%),东洋文库本仅出现1例,而柏林本《增续杂字》未出现1例;将字母گ(g)误写为ک(k)各版也有差异(见表1)(限于篇幅,未列出全部例证,仅列出统计数据供参考)。四夷馆系统中的东洋文库本、巴黎本、北图回译本、北图回杂本、柏林本《增续杂字》中均没有一例将字母گ(g)写作گ(η)或گ(η),而只有写作گ(g)或误写为ک(k)。

گ(g)是字母گ(g)在四夷馆系统诸版本的书写形式,是“译语”字母گ(g)的变体

^① 参见刘迎胜(2008)《〈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杂字〉研究》一书中有关字母“گ(g)”的论述。

ك (g)。字母ك (g) 是在ك (k) 上增加了3个点, 它用于西阿尔及利亚阿拉伯文、摩洛哥阿拉伯文和柏柏尔阿拉伯文中^①, 字母ك在这一地区音读为/g/, 其使用的示例包括城市名称(如 Agadir, أݣادير)和姓氏(如 Guerrouj الغرورج)^②。Bellamy (1991:66) 认为, ك是阿拉伯字母ك (kāf) 在叙利亚纳巴泰 (Nabataean) 方言阿拉伯字母的变体, 字母变体使用了第一个已知的阿拉姆语 (Rasm) 字母书写形式写成, 包括一些早期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特征。Taylor (2001:152) 认为字母ك (g) 等变体以阿拉姆语 (Rasm) 字母表的书写形式被记录下来, 并继续演变, 被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用于铭文(被称为 Nabataean), 另一种是草书形式, 其对阿拉伯字母书写形式产生了很大影响, 字母ك (g) 就是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变体之一。

刘迎胜 (2008:59-60、114) 认为“译语”中的字母变体ك (g) 应写作گ (η) 或گ (η), 从表 1 的统计可知, 字母变体گ (η)、گ (η) 与“译语”无关联。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两个字母变体گ (η) 与گ (η)。

گ (η) 是阿拉伯字母在巴基斯坦信德语 (Sindhi) 阿拉伯文的变体, 它由两个点的گ (ga:f) 组成گ (η), 信德 (sindhi) 是南亚地区巴基斯坦的一个省, 信德语有自己的字母表, 类似于阿拉伯字母, 但有不同于阿拉伯字母的音变符号, 比如字母گ, 在信德语中读/η/, 不同于波斯字母گ (g); گ (η) 是字母گ (g) 的另一个变体, 用于阿塞拜疆阿拉伯文, 它由三个点的گ (ga:f) 组成, 在阿塞拜疆语中, گ是一个鼻辅音声软腭 (η)。故而将字母ك (g) 认为是گ (η) 和گ (η) 的观点不成立。

综上所述, “译语”中的字母变体ك (g) 来源于阿尔及利亚阿拉伯文、摩洛哥阿拉伯文、柏柏尔文和叙利亚纳巴泰 (Nabataean) 阿拉伯文^③。当然这些国家在古代与中国有传统的交往历史, 这在中国的史书和古代中外交往史中都有记载^④。

三 研究者校释不足或误解导致的对音不合

(6) 喜鹄 (会同馆系统·鸟兽·1247), 会同馆系统的阿波文库本、袁氏本均对音“阿克”^⑤。

本田实信 (1963:181) 未识得此波斯文, 刘迎胜 (2008:446) 拟定为عقعى, عققى (ʕqaʕaʕu), 并指出汉字音注是此波斯词语音读的缩略, 但从音注汉字与“波斯—汉”对音的音节来看, 音注汉字“克”对音“ق (qu)”, “阿”对音“عقق (ʕqaʕa)”, 对音均不合。据我们考

^① 柏柏尔语是非洲撒哈拉北部的一种语言, 历史上因一直受阿拉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控制, 所以没有统一、标准的柏柏尔语, 而更加倾向于作为有不同方言的柏柏尔语。柏柏尔语大部分仍采用阿拉伯字母来书写和记录, 广泛适用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尼日尔和马里的柏柏尔人。

^② 参见: Jonathan Kew. 2003. Proposal to encode Jawi and Moroccan Arabic GAF characters. L2/03-1176, <https://unicode.org/L2/L2003/03176-gafs.pdf> [June 3, 2003]。

^③ 阿拉伯文作为世界上较古老的文字之一, 其字母及其书写形式在一定时期内十分稳固, 这一点从其宗教文献《古兰经》可以看出, 从其诞生至今, 其字母体系均未发生变化, 而历史上曾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并采用阿拉伯字母记录自己语言的阿尔及利亚阿拉伯文、摩洛哥阿拉伯文、柏柏尔文和叙利亚纳巴泰 (Nabataean) 阿拉伯文等北非、中东阿拉伯文, 其字母和文字同样具有长期的稳固性。因此, 本文中所列举的字母变体ك (g) 不仅在今北非阿拉伯语文是存在的, 而且在 12 世纪左右也是存在的。

^④ 周永军 (2022) 《明代波斯汉辞书〈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杂字〉字母 (Nun)、ب (Be) 变体及其汉字对音与校释》一文中详细考查了字母变体的来源情况。

^⑤ 会同馆系统版本“译语”仅有“汉译一对音字”, 无波斯原文, 故在例证中未给出波斯文。下同。

察，刘迎胜（2008:446）拟定波斯语 عَقْعَق 应来源于阿拉伯文 عَقْعَق (ʿaqaqa)，汉译“喜鹊”，但与“译语”音注汉字“阿克”对音不合。汉译“喜鹊”波斯文应写作“عكه”，Steingass（1975:861）作 عكه (‘ak)，汉译“鹊”，又“عكه (‘ak)”与音注汉字“阿克”对音合。汉译“喜鹊”在波斯文中又作“عقق (‘aq‘aq)”或“عكك (‘ak‘ak)”。

(7) 查（四夷馆系统·人事·287），四夷馆系统各版本均写作 تجسس (tajassis)，巴黎本对音“忒折刺思”，北图回杂本、北图回译本和东洋文库本均对音“忒折速思”^①。

本田实信（1963:189）音注 tajassus，刘迎胜（2008:138）根据北图回译本和东洋文库本的对音“忒折速思”，认为巴黎本音注汉字“刺”是“速”的字形之误，但两字形差异大，发生字形讹误的几率相当小^②。我们认为巴黎本音注汉字“刺”是“刺”的字形讹误，音注汉字“刺”是来母字，与 س (si) 对音不合，而“刺”为“清母支思韵”，与波斯辅音 س (si) 对音合，又 Steingass（1975:283）作“تجسس (taǰassus)”，汉译“检查、探索、调查”，波斯文意义与汉译“查”相符。

(8) 簾/帳幔（四夷馆系统·器用门·496；会同馆系统·衣服·1504），四夷馆系统各版本波斯文均写作 پرده (pardah)，对音为“迫兒得”，汉译“簾”；会同馆系统的阿波文库本、袁氏本对音“拍兒得”，汉译“帳幔”。

本田实信（1963:173）指出会同馆系统的“帳幔”是四夷馆系统的“器用门”本田序号第496的“簾”，即 پرده (pardah)。四夷馆系统“译语”中的 پرده (pardah)，对音为“拍兒得”，该词在中国维吾尔语的语音形式为 (perde)，基本意为“帘”，但在柏林本《增续杂字》中，又有一波斯词语 پرده (pardah) 与巴黎本、北图回译本、北图回杂本和东洋文库本是同一个波斯语词。见例“令”。

(9) 令（四夷馆系统·增续杂字·通用门·913），《增续杂字》波斯文写作 پرده，对音“迫兒得”。

本田实信（1963:191）音注 pardah。对于汉译“令”波斯文 پرده (pardah，汉译“令”) 与“簾/帳幔”波斯文 پرده (pardah) 之间的关系，本田实信（1963:32）、刘迎胜（2008:374）均未给出解释。Hayyim（1934-1936, Vol.2:351）和 Steingass（1975:242）所编纂两部波斯语词典给出了这两个波斯词语的意义：پرده (pardah) 义为“音阶、音符；窗帘、窗纱”等。因此，《增续杂字》中的“令”为“令曲”，即“曲调、词调名”。

例（8）、例（9）波斯词语是同一个词“پرده (pardah)”，即一词多义。作为《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杂字》的增补《增续杂字》对例（8）进行了补充，这样“一词多义”的增补波斯语词，在“译语”中仅此1例。

(10) 斜（会同馆系统·通用门·1645），会同馆系统的阿波文库本和袁氏本均对音“克日”。

本田实信（1963:54）认为此波斯文应作 كج، 音注 kaj。Steingass（1975:617）作 كز (kaz)，本义“生丝、粗丝”。Hayyim（1934-1936, Vol.2:198、540、616）作 قز (qaz)，作名词“倾斜、丝”，等同于“كج”或“كز”；كز (kaz) 同 كز (kaz)，كز 义为“收缩”，引申为“not sit up straight（不要坐直）”，即“crooked（歪）”，本田实信（1963:54）认为汉译“斜”应写

^① 为行文方便，若“四夷馆”系统各版本“译语”波斯文书写形式相同，不再给出各版本波斯文原文。下同。

^② 刘迎胜（2008）将巴黎本中对音“忒折刺思”的“刺”认为“刺”，“刺”对音 س (s)，对音不合。

作“کج (kačj)”，کج (kačj) 对音“克日”，此波斯文虽与汉译“斜”意义相符，但ج (čj) 与注音字“日”对音不合。而“کز (kaɜ)”中“ز (ɜ)”与日母字“日”的对音合。因此汉译“斜”的波斯文应作کز (kaɜ)，而不是本田实信拟的کج (kačj)。

(11) 阿魏(会同馆系统·花木门·1141)，会同馆系统两版本均对音“昂古则”。

本田实信(1963:184)将波斯语拟为انگوزه، 音注 angūzah; 刘迎胜(2008:427-428)未拟定“阿魏”的波斯文，也未指出其来源。“阿魏”中药名，为伞形科植物新疆阿魏(英文名: Ferulasinkiangensis K. M. Shen)或阜康阿魏(英文名: Ferulafukanensis K. M. Shen)的树脂。我们认为“阿魏”一词来源于阿富汗达里语，波斯文写作انگدان(angudam)、انگزد(anguzad)。“阿魏”出自波斯国。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8》(1981:8)载：“阿魏出伽阇那国，即北天竺也。伽阇那呼为形虞。亦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阿虞截。树长八九丈，皮色青黄，三月生叶，叶似鼠耳，无花实。断其枝，汁出如饴，久而坚凝，名阿魏。”

“阿魏”梵文作 हिङ्गु (hiṅgu)，波斯文作انگدان(angudam)或انگزد(anguzad)，阿拉伯文写作انجدان('andžudam)。劳费尔(2015:187)指出，早期新波斯语“阿虞截”是由“angu”和“zad”组成的合成词，义为“树脂”。从其论述可知，这个波斯语词由انگو(angū) + زد(zad)组成，Hayyim(1934-1936, Vol.2:99)作“انگو(angū)，茄属(树脂类)植物”。Steingass(1975:636)作“ژد(zad)，植物精华”。因此，“阿魏”的波斯语应为“انگوزد(anguzad)”，而本田实信所拟定的“انگوزه(angūzah)”，在Hayyim(1934-1936, Vol.1:166)的词典中义为“粘稠物”，“波斯—汉”对音合，但其意义不符。我们认为“译语”中的“阿魏”波斯文应作“انگوزد(anguzad)”，其意义是相符的，对音“昂古则”，“昂、古、则”汉语中古音分别为“疑唐平宕开一、见姥上遇合一、精德入曾开一”，波斯文انگوزد(anguzad)与音注汉字“昂古则”对音也合。

四 字母ص(s)、س(s)、ش(š)形近、音近导致对音不合

“译语”字母ص(s)、س(s)两字母中，含有字母ص(s)的波斯词语及其“波斯—汉”对音在“译语”中仅有4组，其中四夷馆系统的北图回杂本、巴黎本、东洋文库本和北图回译本各收录1组，其他3组为《增续杂字》收录。四组对音中(见例“櫪/凳”“白檀香”“櫃”“吏”)，均使用音注汉字“撒”对音صن(san)，其中两组波斯字母ث(s)位于词首，其他两组位于词的中间位置。

(12) 櫪/凳(四夷馆系统·器用门·508; 会同馆系统·器用门·1311)，四夷馆系统各版本均写作صندلی，四夷馆系统北图回杂本、东洋文库本、北图回译本和会同馆系统袁氏本均对音“散得里”，四夷馆系统巴黎本、会同馆系统阿波文库本对音“撒得里”。

本田实信(1963:184、204)音注 sandalī，巴黎本、阿波文库本对音字“撒”为“心母家麻韵”，对音波斯文صن(san)，对音不合；北图回杂本、东洋文库本、北图回译本和袁氏本的对音字“散”为“心母寒山韵”，与波斯文صن(san)对音合。

(13) 白檀香(会同馆系统·花木门·1202)，会同馆系统阿波文库本对音“撒得力”，袁氏本对音“散得力”。

“白檀香”本田实信(1963:182)将波斯文拟作صندل، 音注 sandal。Steingass(1975:793): “صندل(šandal)，汉译‘檀香。’”但会同馆系统阿波文库本音注字“撒”对音صن(san)，

对音不合；袁氏本中对音字“散”对音 صن (san)，对音合。

(14) 櫃（会同馆系统·器用门·1307），会同馆系统阿波文库本对音“撒都革”，袁氏本对音“散都革”。

汉译“櫃”，本田实信（1963:179）将波斯文拟作 صندوق (şandūq)。Steingass（1975:793）作“ صندوق (şandu:q)，义为‘箱子，行李箱。’”如前文所述，阿波文库本中音注字“撒”对音波斯文 صن (san)，对音不合；袁氏本中音注字“散”对音波斯文 صن (san)，波斯—汉对音合。

例（12）至例（14）波斯文 صن (şan) 对音“散、撒”，巴黎本和阿波文库本音注汉字“撒”对音波斯文 صن (şan)，波斯—汉对音不合；袁氏本音注汉字“散”对音波斯文 صن (şan)，对音合。上述对音中，波斯音节“ صن (şan)”对音“撒”仅在巴黎本和袁氏本、阿波文库本中出现，而音节“ صن (şan)”对音“散”仅在北图回杂本、东洋文库本和北图回译本中出现，但“撒”音注 صن (şan)，对音不合。“撒”为“心母家麻韵”，“散”为“心母寒山韵”。

在北图回杂本、东洋文库本、北图回译本中音注字“撒”注音波斯文 صن (şan) 的对音不合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记音者（抄录者）不熟悉波斯文，对于波斯语中的字母拼写、识读有误，将字母“ ن (n)”未能识读，故“撒”对音“ س (ş)”；二是译者（抄录者）对于汉字的掌握很不熟悉，认为“撒”是形声字，从才散声，因此“撒”的读音应该和“散”是一致的，所以“撒”可以对音波斯文 صن (şan)。

在“译语”各版本中，因波斯字母 ش (ş) 与 س (s) 形近，错误地将波斯字母 ش (ş) 写作 س (s)，这种错误的写法从对音角度来看，“波斯—汉”对音合，但波斯文中却不存在这样的波斯词语。见例（15）、例（16）。

(15) 吏（四夷馆系统·人物门·143；会同馆系统·人物门·1367），四夷馆系统波斯文均写作 نویسنده ، 四夷馆系统北图回杂本、巴黎本、东洋文库本、北图回译本对音“你傘得”，会同馆系统阿波文库本对音“匿微撒得”，袁氏本对音“你微散得”。

本田实信（1963:177、215）存疑，音注为 navisandah 。四夷馆系统与会同馆系统各版本的音注汉字对音略有差异。刘迎胜（2008:87）指出，此词即“袁氏本”“人物门”的“吏，匿微撒得”，由动词 نوشتن (navi:ftan) 的词干 نویس (navi:s) 派生而来，义为“文书、秘书、书记官”。如上所述，四夷馆系统各版本“译语”音注汉字“伞”与会同馆系统的袁氏本音注汉字“散”对音波斯文 نویسنده (navi:sandah) 中的“ سن (san)”，“波斯—汉”对音合，而阿波文库本音注汉字“撒”对音波斯文 سن (san)，对音不合，又四夷馆系统各版本“译语”将字母 ش (ş) 误写作 س (s)，应作 نوشتن (navi:ftan)，Steingass（1975:1434）作 نوشتن (navi:ftan) 义为“书信、写作的人”。又例（16）将字母 ش (ş) 也错误地写作 س (s)。

(16) 知 / 知道（四夷馆系统·人事门·214；会同馆系统·人事门·1429；会同馆系统·通用门·1677），四夷馆系统各版本均写作 دانستن ，四夷馆系统各版本和会同馆系统袁氏本均对音“打你思贪”，会同馆系统的阿波文库本对音“打匿思贪”。

本田实信（1963:168、175）音注 dānistan ，刘迎胜（2008:515）指出，会同馆系统的波斯文是四夷馆系统的人事门第 214 的波斯文 دانستن (danistan)。音注汉字“思_{心母支思韵}”对音波斯语 س (s)，对音合，但在波斯语中，没有 دانستن (danistan) 这个词，其正确的书写形式为 دانشتن (dani:ftan)，Steingass（1975:163）作“ دانشتن (dani:ftan)，义为‘知道、考虑、已知。’”等义。因此，“译语”中“知 / 知道”波斯文应作“ دانشتن (dani:ftan)”，

出现上述“波斯—汉”对音不合的现象，是因“译语”的抄录者将字母ش (ʃ) 错误地写作س (s) 造成的。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译语”作为明代官方培养波斯语翻译人才的教材，其编纂者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和汉语背景、知识水平都有明显差异，同时在版本传承中又进行了不断的修订，造成了“译语”中波斯文与注音汉字对音不合的现象，其影响因素包括波斯字母本身的“变体、形近和音近”，以及校勘不足、误解等。本文通过音韵学相关背景知识和“译音校勘”等研究方法，对“译语”中的“波斯—汉”对音进行再审视，我们发现大量对音不合的现象，并对这些对音不合的词条进行校释，可以为明代语音研究提供可参考的、新的语言材料。本文梳理“译语”中“波斯—汉”对音不合的现象，不仅有利于“译语”校勘，而且对研究明代汉语官话及其语音提供可靠的、新的对音材料。

参考文献

- [1]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 2000.《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 465-572, 607-612,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 [2] 本田实信. 1963.《〈回回馆译语〉に就いて》,《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The annual reports on cultural science)第11期第150-219.
- [3] 大友信一、木村晟. 1968.《日本馆訳语(本文と索引)》,东京: 洛文社.
- [4] 段成式. 1981.《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
- [5] 冯 蒸. 1981.《“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第2期.
- [6] 冯增烈. 1986.《“小儿锦”初探——介绍一种阿拉伯字母的汉语拼音文字》,《阿拉伯世界》第1期.
- [7] 胡振华、胡 军. 2005.《回回馆译语》(内部),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东干学研究所.
- [8] 胡振华、黄润华. 1983.《明代汉文回鹘文分类词汇集〈高昌馆杂字〉》,《民族语文》第3期.
- [9] 劳费尔. 2015.《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0] 李 湘. 1996.《波斯语教程》(第二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1] 刘迎胜. 2008.《〈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2] 刘迎胜. 2013.《小儿锦研究——历史、文字与文献》,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 [13] 石田干之助. 1943.《所谓丙种本“华夷訳语”の鞆鞆馆訳语》,《北亚细亚学报》(第二辑)第52-53页.
- [14] 吴海鹰. 2008.《回族典藏》(第214册),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 [15] 杨耐思. 1997.《近代汉语音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6] 周永军. 2022. 明代波斯汉辞书〈回回馆译语〉〈回回馆杂字〉字母(Nun)、ب(Be)变体及其汉字对音与校释》,《辞书研究》第5期.
- [17] Abbas Aryanpur-Kashani & Manoochehr Aryanpur-Kashani. 1986. *The Combined New Persian-English and English-Persian Dictionary (English and Persian Edition)*, Vol. 2, Tehran: Mazda Publishers.
- [18] Bellamy, James A. 1990. Arabic verses from the First/Second Century: The inscription of 'En 'Avdat. *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 35(1):73-79.
- [19] Bellamy, James A. 1995.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abic Scripts from the Nabatean Era to the First Islamic

- Centu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3):487-488.
- [20] Hayyim, Sulayman. 1934-1936. *New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Teheran: Librairie-imprimerie Bérroukhim.
- [21] Jonathan Kew. 2003. Proposal to Encode Jawi and Moroccan Arabic GAF Characters. L2/03-1176, <https://unicode.org/L2/L2003/03176-gafs.pdf>[June 3, 2003].
- [22] Kaplony, A. 2008. What Are Those Few Dots for? Thoughts on the Orthography of the Qurra Papyri (709-710), the Khurasan Parchments (755-777) and the Inscription of the Jerusalem Dome of the Rock (692). *Arabica*, 55(1): 91-112.
- [23] Steingass, Francis Joseph. 1975. *A Comprehensive 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 Beirut: Librairie Du Liban.
- [24] Taylor, J. 2001. *Petra and the Lost Kingdom of the Nabatae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

Persian-Chinese Transcription and Collation of *Huihuiguan Yiyu* and *Huihuiguan Zazi*

ZHOU Yongjun

[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used to transcribe the Persian words in *Huihuiguan Yiyu* and *Huihuiguan Zazi*, the official textbooks for Persian language train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disagreements occur between the readings of the Persian words and their transcrip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n various copies of the two textbook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reading discrepancies in seven versions of these textbooks, and provides collation and explanation for lexical items with disagreements in readings. The reading discrepancies are mainly caus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varied forms of letters, similarity in the forms and sounds of letters, as well as the researchers' lack of collation and explanation or even misunderstandings.

[Keywords] *Huihuiguan Yiyu* *Huihuiguan Zazi* transcription collation and explanation

(通信地址: 750021 银川 宁夏大学学术期刊中心)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